

论布林克《菲莉达》创作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

蔡圣勤 张乔源

【提要】南非著名小说家兼批评家安德烈·布林克的作品通常都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性。本文从市民社会的文化霸权泛滥、艺术作品表现的形式和内容等两个方面分析他的新作《菲莉达》，探讨作家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无情鞭挞、用传统叙事的颠覆以质疑现实体制等方面的表征。通过对文化霸权的影响反思、对阶级的对立与人性善恶的探讨，以及现实人对自由的追寻的叙事等三个方面的书写分析，旨在证明，布林克的创作实践上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安德烈·布林克 《菲莉达》 西方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I3/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5)05-0115-05

南非英语文学创作群无疑是当今世界文坛比较浓墨重彩的一支新生力量，其成果已经灿耀文坛。近年来，南非不断涌现出荣膺国际大奖的英语作家。而安德烈·布林克作为南非文坛老将无疑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被英国《每日电讯报》誉为“南非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与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和纳丁·戈迪默并称为“南非文坛三杰”。与此同时，布林克还具有阿非利卡语(Afrikaans)与英语双语小说家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凭借高超独特的叙事技巧和纯熟精妙的存在主义笔调，布林克用铿锵有力的笔触控诉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全方位描述了独特的南非文化，表达了对虚伪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蔑视和对被压迫人民的无限同情。充满政治责任感和爱国情怀作品的发表，为其赢得了国际声誉和广泛的读者群。这位79岁高龄的作家至今依然笔耕不辍，于2012年出版了最新力作《菲莉达》

(*Philida*) 并获布克奖提名。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西方出现的独特新兴思潮，它处于马克思主义主流派别之外，却又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形态以及所追求的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等目标上息息相关。它是西方的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前沿性学者结合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全新诠释。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容纷繁复杂，学界普遍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统一的思潮，而是一场多线索多形态的、色彩斑斓内容庞杂的理论运动”。^①面对日益严重的精神危机，西方马克

* 本文系蔡圣勤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南非20世纪英语小说研究》(14BWW075)阶段性成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5年优秀论文培育项目《〈菲莉达〉创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研究》结题成果。

① 刘同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与中国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思主义学者纷纷将焦点集中在文化层面,希望通过审美和文化批判拯救被异化、被扭曲的主体性和人性。“自2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在文化本身的领域,耗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智力和才华的,首先是艺术”。^①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密不可分,因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对文学文本分析也有其必要性和开拓性。

一、《菲莉达》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菲莉达》中充斥着血腥和暴力,逃跑的奴隶被剁去双腿,斩首示众;叛乱的奴隶被毒打致死,曝尸荒野。小说主人公菲莉达更是被打骂凌辱,当众强暴,种种暴行让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布林克在这本小说中栩栩如生地刻画了殖民语境中的南非的暴力血腥和人性的泯灭,从中不难发现人与人的关系已经沦为彻底的暴力,其表现就是无休止的谋杀或强暴。这印证了库切所言:“事实上,我所害怕是我们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永恒的现在,我们在死人身下喘息,感受着耳边刀锋的寒意,清洗着死人的遗容。”^②而南非这种灭绝人性的暴力根源便在于阶级、种族、性别乃至文化的对立,尤其是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蚕食让南非失去了文化之根、民族之根,最终导致了暴行蔓延,血腥肆虐。《菲莉达》中布林克不遗余力刻画的种种血腥场景正是对南非种族、阶级、性别歧视的批判,尤其是对以西方为主体的文化氛围的驳斥。

然而,西方文化在南非蔓延传播直至根深蒂固的过程,并非一味依赖强制性手段,而是采取非暴力的文化意识形态控制手段,是通过大多数人的自觉认同而实现的。正如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葛兰西所言,“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政治社会代表暴力统治;市民社会代表以意识控制为特征的文化霸权,国家是披上强制甲冑的文化霸权”。^③可见所谓的“文化霸权”并非通过武力或暴力的强制手段实现,而是一种人们“同意”式的领导权形式,是对“主导价值观念的趋近”,“具有一种社会、

道德、语言的制度化形式”。^④而《菲莉达》所展现的西方文化霸权也正是通过这种“非暴力、同意式”的领导权形成的,利用语言的优势、宗教的教化而实现真正的文化霸权,而书中也不乏对这种文化霸权的讽刺怀疑乃至反叛。

1. 语言的选择及批判的力量

《菲莉达》的背景设立于19世纪30年代的南非,此时南非已经沦为英国殖民地将近30余年。在这三十年中西方文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抹杀了南非本土文化,塑造了以西方为主体的文化氛围,而英语则是文化霸权实现的必要工具。通览全文不难发现无论是在人物对话还是环境描写中南非本土语言阿非利卡语的出现次数寥寥无几,仅在一些称呼用语以及地名上被沿用,而英语则成为官方通用语言。连身为奴隶的菲莉达也必不可免地要使用英语,特别是面对身份高贵的主人时,她往往要低眉敛眼称之为“Bass”、“Oubaas”甚至“Grootbass”以示尊重。可见南非的政治生活和平民生活都染上了浓重的殖民色彩,英语占据重要地位并成为通用语。而人们对英语的使用和推崇正是西方文化霸权形成的重要表征,表明人们“心甘情愿,积极参与与被同化到统治集团的世界观或者说霸权(意识形态)中来”,^⑤这一点也有力地印证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描述。

2. 人物命名的发散性及批判性

小说人物的命名,尤其是女主人公菲莉达(Philida)的命名也彰显了南非西方为主体的文化氛围的蔓延。语言的语义常具有发散性和不确定性,导致文学言说面临双重困境,即“言”和“意”之间转化的矛盾。“语言原本固有的含义常常通过文字呈现向读者播撒着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与习俗、乃至个人经验等诸方

① [英]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铨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页。

② J. M. Coetzee, *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Johannesburg: Raven Press, 1978; 116.

③ 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张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页。

④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⑤ 庄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及时代意义》,《北方论丛》2003年第6期。

面的‘能指’，他与书写者所要表达的‘所指’永远无法弥合。”^①“语言本身固有的含义常遮蔽了意义的表达；同时，先于个体存在的语言对思维也进行一定的限制。”^②布林克作为名副其实的文学家和批评家，深谙语义的发散性和能指的不确定性，并恰当利用这一策略使读者产生丰富联想，暗含对南非殖民历史的批判和颠覆。菲莉达（Philida）与 philia 几乎同音同形，拉丁语义意为“友情、友爱”，而现代英文并未独立成词。古希腊语中 philia 作为四爱之一（philia, storge, agape and eros）被视为“兄弟之爱”（brotherly love）。而在《新约全书》中 philia 则被诠释为“基督徒间的相亲相爱”（love their fellow Christian）。Philia 所指的是一种非性欲的友爱，结合文本不难发现，布林克借 Philida 表达的是对黑人团结友爱的高度颂扬以及对白人基督教徒彼此压榨欺骗现象的无情驳斥。文中黑人口头文学的流传是黑人代代相传的结果，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最佳反叛。至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作者通过 Philida 呼吁黑人团结一致共同对抗西方文化霸权，将黑人文化的火种传播下去。

3. 大众文化的宗教渗透

宗教历来是控制人心的最佳工具，《菲莉达》中西方文化霸权得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小说中与基督教相关的字眼，如“《圣经》”、“上帝”等随处可见，而“最终审判日”、“生而有罪”更是与小说中的重大转折点，如开普敦赞第弗列特庄园的破产密切相关。细细想来，小说中基督教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深刻影响了小说人物的命运和情节的发展。

小说中农场主康纳里斯有每天阅读《圣经》的习惯，他最喜欢的《圣经》故事是亚伯拉罕献子为祭，因而总是反复诵读。这一过程中康纳里斯也形成了父为子纲的观念，认为父亲对儿子的命运有绝对掌控权，进而导致他逼迫弗朗斯抛弃菲莉达迎娶白人女。然而事与愿违，弗朗斯与菲莉达渐生情愫，多次违背父命寻找菲莉达，未能与白人女成婚，间接导致了赞第弗列特庄园的破产，这也印证了《圣经》中“人生而有罪”的观点。换言之，《菲莉达》中以基督教为首的西方文化作为一种主导权利巧妙而普遍地渗透到了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日常惯例和常识，从而在南非促成了以西方文化为主题的文化氛围。

然而有压迫就有反抗，《菲莉达》中以菲莉达为首的黑人奴隶对南非种族、阶级、性别乃至文化歧视进行了深刻批判。菲莉达未被基督教白人至上的观念蛊惑，相反她始终持质疑态度。她锲而不舍地想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圣经》最后一页的布林克族谱，目的不仅是成为弗朗斯名正言顺的妻子，更是改写《圣经》，让上帝承认黑人的存在。虽未能成功，但墨汁却把整张族谱乃至《圣经》染黑，彰显了对基督教甚至西方文化的强力批判和抗争。随后菲莉达发现《圣经》只是白人的《圣经》，基督教义只是为基督徒牟利。而《可兰经》却是属于黑人的，穆罕默德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是我们的神”，“在《可兰经》里没有奴隶也没有主人，大家是一样的，都是人”。菲莉达以《可兰经》起誓、转信伊斯兰教这一行为无疑是对西方文化的当头棒喝，是对南非种族压迫和以西方为主体的文化氛围的强烈批判。

正如葛兰西所言，西方文化霸权在南非的建立是通过英语的普及使用和基督教的宣传实现的，是“以被统治者自愿地接受和赞同作为前提，依赖于达成某种一致的舆论、世界观和社会准则，并且存在着一个斗争、冲突、平衡、妥协的复杂过程”。^③而以菲莉达为首的黑人群体则代表着尚未成型的“市民社会”，虽缺乏经济政治基础，却在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对《可兰经》的推崇，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对南非传说的颂扬和改写乃至持之以恒地学习读书写字都让他们一定程度上成为黑人中的“有机知识分子”，有力地抨击了蔓延在南非的西方文化霸权、种族歧视、阶级歧视和性别歧视。《菲莉达》对南非社会现状的无情鞭挞，尤其是对以西方为主体的文化氛围的批判，反映了布林克对文化霸权思想的深刻反思和借鉴。

① 蔡圣勤：“孤岛意识：帝国流散群知识分子的书写状况——论库切文学思想中的右翼后殖民主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② 孙文宪：《语言的痛苦：文学言说的双重困境》，《湖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③ 李震：《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学海》2004年第3期。

二、艺术形式上的颠覆叙事

1. 多变的叙事视角

《菲莉达》一改布林克以往传统的线性时间叙事，转而采用菲莉达、弗朗斯和康纳里斯三位主人公对过往记忆的闪回以及过去与现在交替互换的叙事方法。过去与现在在小说中通过不同的叙述人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作者匠心独运地截取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将人性中对爱和自由的向往刻画得淋漓尽致。小说不仅采用了倒叙、插叙等写作手法，其多变的叙事视角也为人所称道。小说前两章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叙述通过主人公菲莉达的视角展开，生动描绘了其在奴隶保护处遭遇的歧视以及对过往苦难的回忆，极大地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让人读之扼腕痛惜。而接下来几章，作者却笔锋一转，虽然仍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叙述人却变成了农场主之子弗朗斯和农场主康纳里斯，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将康纳里斯的自私冷酷和弗朗斯的软弱无能刻画得栩栩如生。然而作者并未停留在第一人称叙述，相反小说中灵活地穿插着第三人称叙述，由全知型的叙事者掌握全篇，洞察人物的一切，自由穿插情节。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为主，第三人称叙述为辅，且第一人称叙事人在菲莉达、弗朗斯和康纳里斯这三位主要人物间自如转换。这种别具一格的叙事方式，是对一个中心叙事人的传统叙事方法的颠覆，也是形式与内容相辅相成的必然要求。《菲莉达》虽以黑人女奴菲莉达为中心，但其涉及的人物众多，故事情节更是跨越两代人。因而唯有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交错并用的写作形式才能更彰显人物性格，剖析人物内心，同时推动情节发展。《菲莉达》中对传统叙事的颠覆由小说内容的深刻复杂性所决定。而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交相呼应的叙事手法不仅为小说增色不少，提升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也有利于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因而，《菲莉达》中叙事手段的选取和小说内容构成了相辅相成、互为依靠、缺一不可的关系，打破了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观念，验证了卢卡奇所说的“形式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内容的附属品，它是客观存在的，形式与内容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①

2. 虚实结合的历史叙事形式

这部小说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多变的叙事视角，更在于这部小说的创作并非天马行空，其中的人物情节均有史可依。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小说中康纳里斯和弗朗斯都是布林克家族的一员。圣经最后一页所记载的族谱之上，安德烈·布林克一名赫然在目，不禁让人深思。作者在附录中将谜底揭开，原来康纳里斯的原型正是作者祖先的一位兄弟。而菲莉达也确有其人，于1824~1832年被庄园雇佣为家庭编织女奴，并与康纳里斯之子弗朗斯育有4子。就连赞第府列特也是布林克家族的一处葡萄酒庄园，仅仅名字略有差异。至此，我们不难推断《菲莉达》全文建立在真实历史之上，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以历史为依托，通过解构并重构历史赋予了小说历史的厚重感和真实感。《菲莉达》所采用的历史叙事形式正契合了卢卡奇“艺术形式积淀着历史意蕴”的观念。以小说形式反映19世纪南非社会的状况，让读者领悟到历史的残酷和奴隶的悲惨命运，激发了读者的深切同情和对祖国的热爱。

综上所述，布林克在《菲莉达》的创作过程中采用多变的叙事视角和虚实结合的历史叙事形式，是对小说传统叙事的有力颠覆，印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打破了“重内容轻形式”的叙事传统。与此同时，依托历史，在历史的基础上创造性叙事则借文学形式之手让读者得以和历史进行深层沟通，恰恰与卢卡奇所言的“艺术形式积淀着历史意蕴”不谋而合。布林克曾多次在欧洲游学，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在小说创作过程中采用的颠覆性叙事是其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佐证。

三、文本书写倾向和作者的欧洲游学

《菲莉达》虽然聚焦于黑人奴隶的解放，但它并非仅仅局限于此，它真正关注的是人性的思考，甚至是全人类的解放，“是对全人类，对那些被羞辱，被边缘化，被侵略，被压迫，

① 杜明业：“詹姆逊的文学形式理论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被扭曲的人的代言”。^①《菲莉达》中无论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对传统叙事的颠覆，亦或是对乌托邦的未来憧憬，都跃动着南非时代的脉搏，深深打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印记。布林克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了他的小说创作中。布林克笔下的《菲莉达》已然挣脱了批判种族隔离这一框架，彰显的是一种广义的人道主义追求。

布林克曾多次赴法游学，亲眼目睹了1968年法国“红色五月风暴”。这场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次践行的启始和它全部理论逻辑终结的发端”^②的红色抗议风潮不仅让布林克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感染，更预示着他写作的分水岭。“我认识到身为作家我不能孤身一人自怨自艾，更要融入到社会中。因而我回到了南非，尽管困难重重，我也要挖掘这个国家的历史以及真正发生的一切。”^③而用布林克自己的话来说，让他受益最深的文学大师是阿尔贝·加缪，“对我的作品产生深远持久影响的正是阿尔贝·加缪”，^④“加缪在情感和道德上彻底征服了我”。^⑤众所周知，加缪曾加入共产党，虽其后退党，却一直为共产党的“文化之家”工作和演出，其所受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浸染不言而喻，而深受加缪影响的布林克自然也感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熏陶。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也许并非直接地接受，而是通过一种综合影响和微妙联结的过程实现的。如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卢卡奇的文学形式理论以及阿尔都塞的乌托邦理论分析其新

作《菲莉达》，通过查证布林克的批评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布林克早年游学并流连于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其间确已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渗透到他的小说创作和社会批评的文本之中。《菲莉达》只是他最近的小说中的一部，而作者的其他近期小说，如《风中一瞬》、《干白季》、《余音袅袅》、《恐怖行动》等，也都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印记，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

本文作者：蔡圣勤是文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英语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张乔源是文学硕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英语系助教
责任编辑：马光

① Isidore Diala. "André Brink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ragedy for Apartheid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29 (2003): 903-919.

② 张一兵：《走向感性现实：被遮蔽的劳动者之声——朗西埃背离阿尔都塞的叛逆之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6期。

③ John F. Baker. "André Brink: In Tune with His Time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25 (1996): 50-51.

④ Isidore Diala. "History and the Inscriptions of Torture as Purgatorial Fire in Andre Brink's Fiction," *Studies in the Novel* 34 (2002): 60-80.

⑤ Isidore Diala. "André Brink and Malraux,"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47 (2006): 91-113.

On Western Marxism in *Philida* by Brink

Cai Shengqin Zhang Qiaoyuan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novelists, critics and social activists in South Africa, Andre Brink fiercely criticizes the African society in his works. Based on Western Marxist criticis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Brink's latest work *Philid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ampant culture hegemony in civil society,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e works as well as Utopian in fantasy, so as to reflect the violent social criticism, the subversion of traditional narrative and the longing for Utopian. This paper aims at manifesting that Brink's creative practice i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Marxism through exploring his reflection on culture hegemony, moral condition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pursuit of freedom.

Keywords: Andre Brink; *Philida*; Western Marxism